

“四史”教育融入“概论”课教学的内容 切入与现实意义

王文臣

【摘要】“四史”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内容,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落实好“四史”内容,既能达到与教材内容内在统一,又能启发思考、培养学科兴趣、建立学科意识,最终完成教学目标与立德树人的双重任务,是一项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课程切入点的选择,对于实现上述任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使学生失去学科兴趣;又可以避免把“概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同起来,给学生造成课程界限模糊、内容交叉重复等错误认识,以达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四史”教育;立德树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将“四史”内容融入“概论”课堂教学过程,既有利于阐述课程的研究对象,也是把握新时代发展战略思想的现实需要。这就必须在“四史”教育“进课堂”的内容选择上认真思考,既要找到合理的切入点并引起学生的共鸣,又能够作为理论阐释和教学任务的起点,促进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四史”教育的成功贯彻。本文结合以往实际教学过程与体会,在教学活动初期的内容选择及其效果等方面,谈一些做法及感想,以供评判或共商。

一、“四史”教育与“概论”课教学 内在统一性的具体体现

就“四史”的内容来看,本质地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来源、具体过程及其领导力量。“党史”集中反映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奋斗历程,但又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现实,否则建国的革命史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就无从谈起。从“党史”来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而这又是“概论”课程的教学重点内容,是完成思政课教学任务、“四史”教育过程的核心思想。就此来看,“四史”教育与“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必然的内在统一性。在本文看来,这种内在统一性大体可以在以下几个

方面得以初步展现:

(一)思想来源的内在统一性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建设,是党的领导的伟大事业,继而构成了“党史”“国史”的时代意蕴与当代发展。党的建设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以说“四史”的思想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四史”的根本内容与“概论”课程所讲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思想来源,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从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入手,使我们看到了基于物质生产而产生的生产关系及其在社会诸领域的具体表现,从而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与未来社会发展目标。对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分析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思想家们无法做到的,以至于他们在模仿、套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发展方向与治理模式,并在力图带领中国走向“新面貌”过程中,都归于失败,有时甚至依靠谁、推翻谁都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践中,最根本地表现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在思想理论方面则最根本地表现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概论”课程的重

要任务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以及在革命过程中挫折与胜利的对比,向当代大学生充分展示外来思想(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不能教条地做思想学说的搬运工,也不能简单模仿别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状况、物质基础、组织力量的发展等因素,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充分考虑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既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总结,又是党的创建史、新中国成立史的科学指导思想。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谈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必然地与内含于党的创建与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

(二)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基本方面的内在统一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这是“四史”教育的核心内容与根本观点,同时也是“概论”课程的根本点。二者在阐述上述基本观点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四史”教育以及“概论”课程都要以上述根本点为核心,从理论上阐明其必然性,从革命与建设的发展现实出发来证明其科学性。马克思在批判当时各种虚假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指出真正的共产党人与其它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会用特殊的原则把自己孤立于无产阶级之外,“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 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力量的必然性也就无须赘述了。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从根本上指出了共产主义者在不同国家必定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并以欧洲各国、美国等为例。^② 这也说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必定会基于中国国情,立足于对中国各阶级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才能得以展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采取的革命实践道路,与上述思想具有一致性,但并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教条”的结果,而是在总结革命实践中的教训与经验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适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国道路”。

在依靠力量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雇佣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并成为市场买卖的对象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什么,意在从根本上指出财富的创造和工人自身贫困的产生是一回事。在当时很多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工人已经拥有了天赋人权、民主与自由,还能够自由地选择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至于自身的贫困则应当从勤俭与懒惰、体力与分工等因素中寻找。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③ 属于宗教中设定人具有原罪那样的主观臆断。具体的原因及论证则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劳动力的物化、劳动力与普通商品在使用价值中的根本区别,以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与剩余价值生产等分析中体现出来。在批判以边沁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具有系统性。“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④ 同样,一般认为整个工业革命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财富增长,但在恩格斯看来,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产物不是财富与社会进步,而是“英国无产阶级”。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详细阐述了英国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在自耕农、失地农民、小手工业者等逐步转化为工人无产阶级的同时,最终“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域内,工人无法摆脱资本的雇佣具有必然性,一旦他们想摆脱这种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⑥ 简言之,欧洲大陆的雇佣工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则有所不同。工业革命在近代中国不具有在西方的那种普遍性,因此无产阶级的成长,特别是农民的基本状况,并没有产生恩格斯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所发生的那种转变,因此,农民在暴露自己身份的同时,因其“无产者”的本质也就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这也大体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尽管存在上述差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依靠力量是广大工农群众,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说的具有一致性。“四史”教育与“概论”课程在这一点上,具有本质的内在统一性。

二、“四史”教育融入“概论”课程 教学过程的内容切入点

每个学期初首堂课中,笔者一般会提出三个问题,力图达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纠正以往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的目的:第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是什么?第二,本课程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区别是什么?第三,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内容。在本文看来,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与分析,既能够将“四史”教育的内容与过程融入到课程中,又能够促进当代大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最终在贯彻“铸魂育人”的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既是关系到“四史”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关键环节,又是处理好中国发展进程中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内容。典型的错误观点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的观点,这既不符合党史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状况,属于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仅仅限定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像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仅仅限定在推翻三座大山一样是错误的,哪怕这种认识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绝不仅仅停留在推翻旧制度的程度上,更根本地是在此基础上建设新中国。简言之,毛泽东思想本质上包含着革命与建设的双重任务和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国情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割裂二者关系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污化,也是对党史、国史的故意歪曲,与“四史”教育的现实内容是背道而驰的。

科学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能够有效澄清当代大学生思想中的模糊认识。在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上,产生了“思想来源说”“超越突破说”“继承发展说”等观点。^⑦这些观点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科学关系,能够把党史,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状况,与社

会主义发展史科学地融为一体,既有利于把握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与过程,又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毛泽东思想与“四史”内容融为一体,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态度澄清以往认识中的错误成分,提高了自我的理论认识水平。

(二)如何正确认识“概论”课程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关系

两门课程在很多同学看来,都属于“历史”课,且都属于“党史”课。但问题在于:如果二者都是以“党史”为根本内容的课程,那么就失去了开两门课程的意义——只需要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完成教学任务;既然是以两门课程呈现出不同的教学目的和任务,这说明二者存在根本不同,正确把握和理解这种不同,就成为区分两门课程的根本所在,同时也对各自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做了清晰的区分和认识。

“概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既能够区分二者教学目标与任务,又能够将“四史”内容直接融合到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在大多数同学看来,这两门课并没有多大区别,都属于“历史”课,甚至部分同学还能够指出二者都是“党史”内容。还有一部分同学,感觉二者应该有所区别,否则为什么要开设两门课程呢?作为教育部设立的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理应有所区别,但究其原因及表现却无法说清楚。这种状况即造成了教学目的和任务的混乱,又存在因教学内容选择的偏差,而造成的课堂效率的下降,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甚至在学生的学科兴趣、听课质量等方面会受到较大影响,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也难以有效实现。

就课程研究对象及教学任务来说,“概论”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指向“思想”与“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通过人的抽象思维被概括加工出来,并凝练成理性化的内容,因此就产生过程来看,仍属于人的主观性产物,是经过“思考”得来的思想内容。本课程的研究对象为思想理论,在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正反对比等细节的论证中来说明理论内容是否科学,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起的积极或消极。因此,在本课程现行全国通用教材中就能够看到,在每一章节内容中,不会大段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甚至连具体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等历史细节或元素都很少出现,但对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产生过程,特别是涉及到思想路线斗争、指导思想的选择等问题时,会有针对性的详细分析。比如“一纲四目”与“一国两制”之间的关系,能够大体说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继承发展的关系。相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则以历史事件、事实及过程为研究对象,详细说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件真实过程与具体细节,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具体面貌”就成为了该课程的根本任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两门课程的区别,则可以说前者的研究对象侧重于“idea”,后者的研究对象则以“fact”为主。这样一来,不仅两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变得容易区分,也使得在“四史”教育教学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中,只顾历史事件的细节、过程,而忽视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导致研究对象、教学任务出现方向性错误。

(三)以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为教学内容的选择及原因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当代大学生所熟知的,但对碑文的认识却不一定达到像对纪念碑那样的熟悉程度。由此在熟悉与不熟悉之间,便可把“四史”内容直接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看似耳熟能详的事例作为切入点,在较好的课堂效果中完成教学任务,这是选择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就碑文的立意来看,既包含着缅怀英烈,牢记他们为新中国成立所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又包含着对革命精神的崇敬与继承,并成为未来发展与建设道路的精神动力;既包含着对以往所有为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仁人志士所做贡献的纪念与缅怀——自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的奋斗历程,更包含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就目的来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的纪念,而且是对整个中国近现代以来奋斗历史的总结与纪念。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民族解放和争取人民幸福自由的革命斗争都归于自身,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中国革命发展规律以及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科学精神,通过碑文内容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此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是近代以来对不同时期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所构成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高度概括,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开启的领导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运动的高度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中国道路”探索的起点。由此可见,“党史”“国史”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关键环节,更是凸显“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关键环节,为书写“改革开放史”奠定了道路与方向。“四史”内容在此得以清晰展示,既能够通过碑文内容表达出来,又能够与课堂教学融为一体,对于提高当代大学生认识水平、课堂效果、学科兴趣都具有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四史”教育与“概论” 课堂教学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⑧“概论”课程作为教育部在本科教育阶段设置的公共必修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之一,就内容来看,与“四史”密不可分。因此,“四史”教育在“概论”课程中贯彻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能否实现。基于前述课程初期的内容切入的初步分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现前述二者的结合,对于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体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负面影响

对“史实”的错误把握会导致错误的价值判断,甚至会产生价值立场的根本性错误,这都本质地指向历史虚无主义对当代青年学生的影响,这种负面影响若不加以及时纠正,势必会危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历史的“事实”与拼凑起来的细节,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因为作为细节的“史实”未必揭示历史的本质,不能够系统、全面反映历史的本质。以记录一个人的吃喝拉撒等生理需要与活动为“事实”细节拼凑或表现出来的个体形象,与全面记录个体在物质、精神、交往、发展、贡献等多因素、全方位状况,并以此为基础体现出的个体本质相比,后者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不只是迷失在虚构的历史“事实”中,即便面对的是历史的“真实”细节,也可以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之中。

当“四史”内容融入“概论”课程中时就有可能出现下述教学活动,个别教师的课堂教学内容不

可谓不真实,甚至对个别历史细节的描述达到“历历在目”的程度,但以此为前提得出的历史规律或本质却是完全错误的,甚至为了达到某种错误的引导,专门选取所谓的“秘史”来刻意歪曲“四史”的部分内容,污化革命与建设时期的科学决策以及科学理论。近年来发生的恶意污化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就是典型例证。用全面的、系统的“四史”内容阐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本质规律,使广大青年学生自觉增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在力量,不会因陷入具体的、琐碎的所谓历史细节中,而最终导致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在系统、全面、科学的“四史”内容基础上,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立场、思潮作斗争,不仅能够克服各种错误价值立场的负面影响,更能够在自我的德性与精神内涵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为成长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上述所有任务的完成,课堂教学是关键环节,“概论”课程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有助于将“四史”与“校史”进一步结合起来,促进由爱校向爱国的科学转变

每一个大学生对自己的母校都会怀有天然的亲近感,教师如果有条件将自身所属学校的“校史”与“四史”内容浑然结合,将之融入到“概论”课堂教学过程中,从身边的“校史”开始,不仅使学生感受到“四史”教育的真实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使他们感同身受地认识到,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社会历程,在以往的校友与前辈那里得以开创,并将在自身一代这里得到传承与发扬,这无疑会增强广大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如此一来,可达到“四史”教育与课堂教学目标以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融合。

以作者所在学校为例,学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服务于新中国外交需要,满足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发展之需,“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上海俄文学校”便由此诞生。学校成立之初的目标便与新中国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顺应了国家发展、社会之需的历史必然性。这恰也符合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方针。在“校史”中会发现“四史”的内容,就会拉近“四史”内容与学生的距离,更容易有兴趣继续研读下去;在“四史”中发现“校史”的内容,会增强学生以校为荣的自豪感,最终转变为爱党爱国的内在精神。无疑,这是一个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过程,逐渐完

成了自我精神的成长以及为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三)有利于把个人成长与新时代国家建设发展结合起来,促进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用鲁滨逊的事例来证明一个观点,即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成为独立的存在。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即便鲁滨逊独自生活于荒岛时,看似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但他是带着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与自然界打交道,特别是头脑中具备的知识与技能,是鲁滨逊作为个体具有社会性的根本所在,仍然证明自身处于现代文明的法则之中。可见,个体只有在国家、社会的集体生活中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处于类似于荒岛的环境之中,则仅仅表现为个体的生存。最终,个人理想与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理想,在个人奋斗与成长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普遍性,从而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为个人发展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历史机遇,更意味着时代赋予广大青年学生的历史使命,这些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历史条件。“四史”的教育是实现个人价值中关键一环,是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的理论武器;如果否认“四史”的作用,就会增加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立场的风险。“概论”课程是帮助学生掌握“四史”内容的主要途径,在把握历史规律本质规定性方面,成为关键课程与环节则具有必然性。同时,通过对“概论”课程的学习,也要让当代大学生清楚一个基本事实,即“面对中国近代以来山河破碎、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远大理想,脚踏中国大地,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创立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江河奔涌之势一路向前”。^⑨这其中既有“党史”的核心要义,也包含“国史”的奋斗历程,更有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独立探索以及在改革中促发展、继续前行的不懈努力。选择恰当内容作为切入点,将“四史”教育融入“概论”课程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有效的教学方式,是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历史使命。

(下转第126页)

的全面变革,对传统教学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②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和发展。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军事理论课的教学采用智慧课堂,智能教学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实现了“从静态的课程组成要素向实时动态过程组成要素转变,从传统的单纯教材、教案向智能教学资源服务体系转变”。^③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正是从军事理论课的自身特点和当代大学生特点出发,利用各种智能化教学平台,构建军事理论课的智慧课堂教学体系。这就包括课前在平台上传学生需要的课件和教案的电子文档,让学生先熟悉课程内容,也可以链接课堂上需要讲解的背景资料(个案分析的视频资料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提前告知学生。课中主要解决课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比较精彩的环节就是师生互动参与讨论,一般智慧课堂上都有此项功能,能够远程即时回答学生的疑惑。一堂课设置5到10个比较创新性和开放性的问题,也可以让学生自己讨论,老师随后进行总结。课后也可给学生留言和查看学生留言,还可以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从学情分析中可以弥补教学中的不足,并构建一种教学效果评价模型,以此探索新常态下的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 ①⑥ 祝智庭.智慧教育新发展:翻转课堂到智慧课堂及智慧学习空间[J].开放教育研究,2016(1):18-26+49.
- ②⑭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info_list/201407/xxgk_171904.html,2010-5-5.
- ③⑧⑩ 孙曙辉,刘邦奇.基于动态学习数据分析的智慧课堂模式

(上接第98页)

【参考文献】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3.
- ③④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4,205.
-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1,104.

[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22):21-24.

- ④ 祝智庭.智慧教育发展:翻转课堂到智慧课堂及智慧学习空间[J].开放教育研究,2016(1):21.
- ⑤⑫ 吴晓如,刘邦奇,袁婷婷.新一代智慧课堂:概念、平台及体系架构[J].中国电化教育,2019(3):81-88.
- ⑦ 祝智庭,贾斌.智慧教育:教育信息化的新境界[J].电化教育研究,2012(12):5-13.
- ⑨ 孟雅杰,崔晓虎.实施信息化教学,打造智慧型课堂[J].职业技术,2018(5):65-67.
- ⑩ 李春华.智慧教室在课堂教学中的意义与作用研究[J].软件导刊(教育技术),2017(11):32-34.
- ⑪ 刘明成.智慧课堂的价值追求及实施策略[J].当代教育科学,2014(8):49-50.
- ⑫ 张树林.浅论“智慧课堂”的幸福教育价值取向[J].中学课程辅导(江苏教师),2013(23):15.
- ⑬ 青鹿教育.“传统课堂”与“智慧课堂”之间,到底差了什么?[EB/OL].https://www.sohu.com/a/248027964_99966151,2018-8-17.
- ⑮ 张丽敏.用智慧课堂破解教育改革难题[N].中国经济时报,2017-12-01.
- ⑯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1/t20200127_416672.html,2020-01-27.
- ⑰ 王萍.教师教育智慧培育的个体价值与路径[J].德州学院学报,2015(3):99-102.
- ⑱ 邓光强.“智慧课堂”中的学生个性化学习[J].教育信息技术,2013(12).
- ⑳ 刘邦奇.智慧课堂:“互联网+”时代的课堂变革[N].江苏教育报,2016-09-22.
- ㉑ 李新义,刘邦奇.智慧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M].合肥: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何华,武汉大学人民武装部军事教研室)

- ① 程伟礼、戴雪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16-97.
- ②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45.
- ③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

(作者单位:王文臣,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